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风雅颂

小说世情

车过儋州

六

儋州那样的地方，在宋朝，属于化外之所。再乐观，再淡然，毕竟垂老投荒，苏东坡并不作生还的念想与希望了，将眷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幼子苏过去往贬地，与家人痛哭诀别。出海的日子到了，风和日丽，依旧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但心境不像李白当年黄鹤楼下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爽朗。船离岸渐远，苏东坡也因为害怕而眩栗丧魄，索性听之任之，幸好过海无虞。

上岸的时候，又踏实又凄凉。苏东坡最初的打算，去海南后，首当作棺，次便修墓。老夫带着幼子，形单影只。黄州时，还偶有烟火之美，刚到惠州时，守官安排他住在风景秀丽的合江楼，元宵节办酒宴请他观灯。雷州南行，太守张逢设酒筵相待，派士兵护送而行。到达徐闻县的递角场时，县令出迎于海上，洗风扬尘。这一次前往儋州，苏东坡回避一切。自琼赴儋期间，苏东坡接连给守官书信，婉拒相会。

酷热的七月天气，苏家父子终于抵达儋州，租佃公房蔽身，老屋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遭小人告发，将苏东坡赶出来了，并责罚张中。苏东坡只好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了一座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为乐。奈何夏秋之交，屋里潮湿，物品皆腐烂，到处爬满白蚁，也有虫蛇进出家门。当真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贫瘠的时光，百无聊赖，邻舍小儿读书声也能让苏东坡欣喜若狂，“引书相与和，置酒仍独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寂寞愁苦，苏东坡或作书信诗词文章遣怀，或煎茶为乐。城南有不少水井，可惜皆带咸味，只天庆观甘泉甘美，色白如乳，苏东坡常趁月色到那里汲水煎茶。

来到儋州第一年的冬日，风雨连绵，海道断绝，不得家书，苏东坡一连作了《和陶停云四首》寄苏辙，致怀念之情，更将所和陶渊明一百多首诗编成集子寄给了他。最苦的事，是无书可读，幸亏百姓家里有几册柳宗元诗文，终日玩诵。同病相怜，也是志趣近似。儋州的苏东坡，最喜欢陶渊明和柳宗元。偶尔想起新旧之争，心里也还有不平的波纹，作诗记刘贡父戏王安石轶事，讥他多思而喜凿，作诗批评《青苗法》。

环境险恶，比惠州也不如，诗中“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这样的句子传到章惇耳中，想必颇让他解恨。张中喜欢下棋，常邀苏过与之为戏，苏东坡常常坐观一整天，不以为厌，还作《观棋》诗。偶尔有客人送酒来，小饮薄醉，作《试笔自书》。到底是太寂寞吧。有人赠蚝，作诗，有人送酒，作诗。年老多病，无聊寂寞，有时到东家吃请，有时饮酒后与苏过逗趣，甚至在三岔路口数过往的行人。

在儋州的苏东坡，和光同尘，融入天地百姓，鼓励当地土人种植地黄，以救人命。有人斗殴受伤，苏东坡帮他疗伤，以家传药方治愈了他。儋州土俗，男子常常在家闲坐，女子则要外出务工养活家庭，所谓“坐男使女”，苏东坡见此风，总好心劝乡民以勤劳为重。乡民黎子明之子被继母恶语伤害，出走数月，东坡买酒送其归家，父子和好如初。黎家兄弟和苏东坡来往频频，夫子还与他们谈论农事。偶尔相谈太久，归家时，途中遇雨，从路边人家借笠履着归，大概是合身，妇人小儿相随争笑。后人据此作画《坡仙笠履图》。今天的儋州东坡书院西园花园中还有东坡笠履铜像，记的即当年事。

生活太苦了，除夕夜，访友，食得烧芋，苏东坡大喜，作诗以记。不过是山芋玉糝羹而已，老夫子以为色香味皆奇绝，人间绝无比也。穷极时，苏东坡有绝粮之忧，还打算与儿子龟息法，下笔作《龟息法》作《老饕赋》。《龟息法》一哭，泪中含笑，《老饕赋》一笑，笑中有泪。据说苏东坡写过墓志文，封存给相随的人，不让儿子苏过知道。

春天，苏东坡去百姓家里做客，黎家儿童吹葱叶奏歌迎来送往。走在黎族人家村落，晚归的村民牵牛走在路上，扛起锄头的农夫与夫子迎面而过，几个幼童怯生生看着这几个行路的生人。北宋的暮色淡淡的，无边无际。农家炊烟袅袅，山野饭食之香飘了过来，路边村犬乱叫，突然生出诗意，苏东坡随口吟道：

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

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

车出了儋州城，黎家田野在望，车窗外仿佛还有一个布衣古人背负着大瓢且行且歌，又潇洒又落寞，大抵还有几分之前的模样吧。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星云庐（组诗）

舒寒冰

星云庐

大风吹散浮云
天柱山在竹尖上飞
星星和月亮
幽会的地方
凡人若要入住
需付清风二两

太子阁

天柱山，昭明太子读书处
一座庙落草而荒
秋虫唧唧
有的诵读经卷
有的吟唱华章

天柱寺

传说大唐天柱寺的香炉里
青烟袅袅不绝
三分化作天柱峰千缕白鹤
七分化作玉镜峰一片祥云
寺旁有两个村子
一个叫茶庄
一个叫林庄
茶庄种茶
春荣供僧侣

夏茶慰香客
林庄种树
大树雕菩萨
小树做栋梁

铁笛龛

我登虎头崖时
荆草已封了山路
炼丹仙人早离去
石桌长满青苔
落叶在石凳上打坐
壁虎在石床上假寐
蜘蛛复辟
网罗吉光片羽
端坐寂静中央
一个圆圆的大石静卧草丛
日月的私生子
石头里空着一间房子
房子里空着两个高人
一盘残局空了数百年
我蜷身入局
唤铁笛龛外浮云对弈
我以满山锦绣
赌他两袖星辰
浮云不应
化作一只白鹤
飞向密林深处
石壁上浮现诗文

细看
全是光阴的脚印

玉镜峰

夕阳慢慢变成月色
越来越冷的光阴
挽住了流水
玉镜峰长出白胡子

我曾爬上它背面
一袭悬崖
像星星爬上神的披风

“三江源”

三江江河从天而降
在悬崖上隐身、消逝
只留下影子
国画中的飞白
贴耳河图
“三江源”涛声依旧

每当白云涨川谷
天河便会复活
一些流浪的石头
怀着对江河的执念
贴着悬崖往上飞
途中羽毛褪尽

重新长出了鳞甲

辟谷

一群辟谷的女子
怀着对食物无限的
爱恨情仇
绕星云庐结伴徐行
西山夕阳烙烧饼
东山月亮流乳汁
半边脸发红
半边脸苍白
晚风穿过身子
如光穿过琉璃

再题天柱寺

老寺涅槃已久
新寺尚未建成
佛居无定所
披白云的和尚奔波多年
希望渺茫
村头老妇空洞的口中
天柱寺的传说恍惚而可疑
青山缄默
寺前小广播开口说法
生锈的铲车匍匐在地
铲斗向上张开手掌



冬枝雀影
汤青摄

信笔扬尘

村庄是一幅油画

张宏宇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萦绕在绿树成荫的小道上，像是流动的诗篇，勾勒出一幅乡村画卷。这是一个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它如同一幅古老的油画，充满了深深的乡情。

我记得那些晨曦中的炊烟，那是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味道。那炊烟，它带着母亲的关怀、父亲的期盼，也带着村庄的温馨和热闹。每当我离家远行，那升腾的炊烟总会成为我心中最深的乡愁。

小河是村庄的血液，它静静地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河水清澈见底，映衬着天空的蓝和白云的洁白，如同一条流动的丝带，将村庄和外界世界紧密相连。在河边的草丛中，你可以看到野花和昆虫在欢快地舞蹈，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是村庄最美的旋律。

木屋是村庄的骨骼，它们矗立在田野之间，见证着岁月的沧桑。每一栋木屋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些斑驳的墙皮、古老的窗棂，都在默默诉说着过去的故事。炊烟袅袅升起，那是村庄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温暖的记忆。

墙上的涂鸦是村庄的笑容，它们是孩子们的杰作，也是大人回忆的回忆。那些色彩斑斓的涂鸦，像是村庄的标签，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地方。涂鸦上的图案各异，有笑脸、星星、火箭，还有各种奇妙的形状，它们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村庄充满了活力。

挂在树枝上的风铃是村庄的眼睛，它们在微风中摇曳，发出清脆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村庄的故事。风铃的声音穿透了清晨的薄雾，唤醒了沉睡的村庄。当太阳升起，光线穿过风铃的缝隙，洒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那一刻，村庄仿佛变成了一幅美丽的油画。

洁净整洁的石板小巷是村庄的脉络，它们纵横交错，将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小巷里偶尔会经过一两个村民，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自豪。

墙角下绽放嫣红的小花是村庄的饰品，它们在阳光下绽放，为村庄增添了一份生动和活力。那些小花虽然不起眼，但它们却在默默地装点着村庄，让村庄变得更加美丽。

村庄是一幅油画，它包含了太多的故事和情感。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快乐。我在这里见证了父亲的辛勤耕耘，感受到了他的坚韧和毅力。那些熟悉的背影，那些被儿时稚嫩的我们捧读倒背如流的农事，都成为了村庄油画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晨曦下的村落好似油画，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和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村庄的生活节奏。日子虽清苦，但这里有亲人、朋友和乡亲邻里的关心与照顾，这里有着世外桃源一般的宁静与和

谐。在这里，人们和自然和谐共生，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在这幅油画中，我看到了几时的欢笑，看到了祖辈们的背影，看到了炊烟袅袅的村庄。我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乡情，那份对故乡的痴迷和眷恋。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那份乡愁，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在城市的角落里漂泊，看着高楼大厦的繁华，听着车水马龙的喧嚣，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是一份深深的乡愁，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我试图将这份情感抹去，但却发现它早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村庄是一幅油画，它记录了我成长的足迹，它包含了我们的欢笑、泪水、希望和梦想。也承载了我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这幅油画，带着那份深深的乡情，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于是，我开始将村庄的记忆和情感融入我的生活中。我用文字描绘村庄的风景，用画笔勾勒村庄的轮廓。我把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涂抹成一幅古老的油画。那是我对我故乡的敬仰和怀念，也是我对未来的期盼和希望。

村庄是一幅油画，那升腾的炊烟，那熟悉的背影，那片绿色的田野，都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卖菜的老人

莫文师

老人担着一担青菜，在 market 张望，找不到地方落脚卖菜，正愁眉苦脸。

近期，市政执法人员大力清理市场人行道上乱摆放的摊点，不准占道买卖。乡农担着自家种的粮食、蔬菜和水果来卖，就找不到地方了。市场的固定摊点已承包到个体户和小商贩，临时卖农产品的农民，是季节性的，不是生意人，也就没有必要承包摊点，他们见市场哪里有空地，就在哪里叫卖。

老人满脸沧桑，岁月侵蚀着他一双树皮似的手，每一条裂痕，就是一个年轮。老人肩上的担子虽然不重，但还是压弯了他的腰。老人就在我的粉店屋檐前面转悠，我想起了乡下的父亲，心里就涌起了一股怜悯的暖流。

“大爷，就在我店门口的一侧卖菜吧，市场执法人员准许的！”我从门里出来，深情地对老人说。

“会影响你生意的，我还是找找其他地方吧！”老人转脸过来对我说。“市场大小了，没有地方可摆摊了。”妻子通情达理地说。

老人担着一担青菜，沿着市场转了一圈，的确没地方可摆摊，老人为难地说：“谢谢你们！”“就在这摆摊！”我把店门口的左侧清理了一下，老人把肩上的青菜担子放下来。

“这青菜很嫩，农家肥，不打药，绿色食品！”老人把两把嫩油油的青菜递给了妻子。我急忙阻止说：“大爷，这青菜都是你汗水种出来的，留着卖钱吧！”妻子重新把青菜放到老人的簸箕里。老人难为情地说：“我不缺这几个钱，不求卖得多少钱，只求能活动筋骨，求个心里踏实。”老人把青菜又从簸箕里捡起来，塞到我手里。我欲掏钱，老人就要把他的担子挑走。老人说：“占着你的店门口卖菜，两把青菜算什么？”

中午，老人在我的粉店里吃了一碗粉，吃完粉，老人就给我粉钱，我拒绝地说：“不用给了，两把青菜的价钱比粉钱还多呢！”老人凝视着我，硬是把钱塞进柜台下的抽屉里。

渐渐地，我和老人越来越熟悉了。老人在市场找不到摆摊点卖菜，他就自觉地挑着青菜来我店门口卖菜。老人也经常到我粉店吃粉，聊家常。

这是个特别的老人。他原是个退休干部，子女已成家立业，烦闷无聊，就租了一块田地，种菜卖菜。卖菜所得的钱和自己的部分工资，都捐给了孤儿院。我问老人为什么这么做，老人抬头凝视着我，说：“我就是孤儿院里长大的！那里就是我的家！”

老人说完话，深陷的眼眶便润湿起来。老人嘟囔着：“在孤儿院里，我和很多孤儿一样，靠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和关爱才能长大成人，趁现在还能走动，就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老人说着，欣慰地笑了笑。我趁老人不注意，偷偷把一沓钱塞进了老人的布包里……我想，老人一定会把这些钱捐给孤儿院的。

从那以后，说也奇怪，老人再也没有来过我的门面侧边卖过菜，也没来我店里吃粉，也许老人不在人世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突然我想起来了，难道是我塞给老人的钱在作怪，我想了好久，想不出所以然来。

老人一定还活在世上，他只是躲着我而已。我想。

